

卷之六

序 七首

記 八首

賦 一首

頌 一首

蹈海集

辭

一首

銘 四

讚 一

貳拾五枚

留六

紙井子牧

服部文庫  
イ 17  
2099  
16



117 特  
2099  
16

蹈海集卷之

攝津服元雄仲英 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輯校



送松前侯詩序

據地志我 先王疆理天下荒服之外毛夷攸居其  
接壤於我邦者為南部其界於海以處焉者為北部  
聲教之所不暨禽獸畜之至 桓武之時以坂上田  
村麻呂為征東將軍薄伐毛夷攘之於北荒因海為  
塞區別內外奧羽之間至今稱坂上將軍威化矣北

爰

盡神  
膺

部凡百餘落地方可數千里率負海依山而居焉左  
社徒跣目不知文言語不通漁獵為生種類雖多俗  
略同其稱奧蝦夷者部落數十西北界于韃靼限之  
以海又距北部數千里東北際天地國于大海中者  
以十數此等諸種我邦之人舟楫所不及隔絕不通  
蓋傳聞之云侯之先世起于若狹略定北部開城  
邑國于松前毛之南界東西松前者俗始同我邦而  
其羈屬諸毛猶尚自若其故然歲時酋長各貢其所  
有朝于松前書受其政令莫有敢叛者也方祖  
膺籙之時命為封國封疆無略掩受諸毛永為國

職

車

誓

莊藹

社社

家東北大鎮而以其邊竟之事備豫不虞朝覲不比  
他服之例率五六載一朝以述所職矣今茲某月今  
侯以其介珪朝于東都熊皮鷗羽琅玕膺轔貢獻具  
備而東服之賜亦若其舊章禮畢旌旆將北雄謁侯  
于藩邸再拜誓首曰侯既承藉先世當國家東北  
之任而寬厚莊整肅然德度形于容止且邦政有暇  
頗修文學以率羣下蠢爾毛人寬以綏之莊以制之  
被之以文教則自彼先王聲教之所不暨至今自  
若於左社之俗莫不水順陸服靡然相率慕嚮我  
國家之盛者是侯之所以恢廓祖業之效豈非莫大

焉哉僕夫戒矣車乘備矣載駮載駟鸞聲嘒嘒敢作  
詩十二韻歌之以應其節爾

送曇龍上人序

曇龍師將歸西肥省其太翁乞余贈言余曰道之不  
同不可相為謀我終不相之竺法氏人其道既異于  
我則師與我終不相為謀將如秦越之人可以已乎  
姑舍諸我以我所以同于師者言之禁唯詩乎萬象  
森森流動不息日夜相代乎前師朗誦貝文遊靡有  
暇則以其餘響宮之商之誡隨眼界推遷瀏亮發口  
若出金石山耶水耶峨峨焉洋洋焉我每聞之合掌

其戲

點頭以稱善哉頓知其志之所在師無隱於我矣喜  
怒哀樂之不靜我所未免苟有所觸以形于伸吟者  
師或有聞之則曰其聲喜怒之因也其聲哀樂之因  
也天耳之通雖千里外我無逃於師矣是我所以同  
于師者其道蓋存于目擊若寄之翰墨則西肥之逃  
三千里而遠猶交臂於十笏室內不隱不逃存乎師  
與我者縮地而至不差毫釐不其然乎師行矣想方  
趨庭之日太翁聞其宮商亦將必喜曰吾兒克奉無  
以言之訓以成斯瀏亮之音則其遊戲所為莫亦有  
以比斑衣之舞邪於其將別申之以歌歌曰

釐

舞

九

海冥冥兮白雲飛陟彼岵兮望庭闈君有神通飛錫去蒼波渺兮片時歸

金井侯四十壽序

寶曆甲戌之秋九月二十有九日維金井侯降自嶽之日而為大夫士者所謂強而仕之歲也以雄周旋臺下有年命陳一言以獻萬壽雄也小人芻蕘之言何足稱揚大人君子壽考哉雖然吾儕小人居恒私有望于侯則值此皇覽之辰趨下執事前敢不頌禱之乎十乘之富何欲而不可得焉佳台窈窕鐘鼓管籥唯其視聽所適若狗馬戈獵投壺擊毬苟意之

考

禱

適

刑

所至物莫不至是十乘國君各有斯富以從其所好者也侯既有斯富有而若無苟意之所至唯詩是至亦從其所好風詠卒歲每有四時佳賞延雄革邸館墮簾相和則不知其身之為貴也蓋侯之所以深于詩者豈翅摘藻如春華協諸律呂之云爾哉其所慕於天溫柔敦厚之性如鼓瑟琴和樂且湛國君尊重雖兄弟之親濟濟踴躍進退有禮嚴如朝典非復家人父子之比而侯於豹隱公子友愛天至鄂鞞之美與揖讓相仍螽斯振振之祉又足以徵其形于君夫人及諸媵妾閨門雍容之化施及家邦一藩人士封

章  
統咸

內衆庶其教所被亦成其風是侯之所以深于詩者  
非耶有德者必有言宜其發于風詠者爛然有黼黻  
之章矣且也侯世家所系源出國家實自閔國之  
先方統一時與諸元勳克威厥功茅土之封屏幹一  
方凡諸侯班帝鑑殿爵朝散大夫者為之祭酒奕世  
相承

德廟之朝先侯以國家元老為風化之首二十餘  
年侯少長其間萬機事體百僚準則明解達練不啻  
如指諸掌而已矣一旦促裝承堂構之基正廊廟之  
位入稱風化之首則吾東方六十六州之大亦如其

蒙  
尋代

封內聲教所暨至吾儕小人編戶之氓誰有不蒙其  
福者乎詩之所至禮樂尋至三代之盛於是乎觀焉  
其兆蓋在所謂強而仕之歲九月十月之交維嶽降  
神之日當此之時雖復吾儕小人抃舞仰望敢不頌  
禱之乎詩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  
佐侯其有是哉侯長有是哉

送竹太冲奔母太人喪序

會業之日太冲後至面有憂色容止異常謁家君曰  
今日將詣門下會有驛書報為盈也母者有恙盈辭  
父母遠從夫子受業久矣今聞其臨病欲一相見方

其  
奔喪

嚙

聖 旦

寸亂矣。請從此辭。家君曰：孝哉！竹太冲。病則致其憂，子從我學禮有年，今且歸家，以其所嘗學事親，不亦善乎！大舜之孝，親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子速省視，乃為詩送之。有鹽指易為感句，厥夜凶問，尋至。余驚遽，吊之，則匍匐號哭，視余口不克言，慟絕甚矣。余扶而起之，曰：子非吾黨，習於禮者乎？喪禮唯哀為主，孝子喪親，惻怛痛疾，何所可忍，而禮教有制，使若子至誠哀有餘者，不至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且太人在上，不敢伸其私尊，子其安心下氣，修奔喪之禮，齊蔬之服，飭粥之食，望其國竟，哭至家，即位成踊，眾主人諸

兄弟若鄉黨吊者，莫敢不哀。人將觀焉，曰：竹氏之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母太人靈在殯，亦當必謂吾兒自幼行學，今既若此，葬祭以禮，孝有終始，瞑無所復恨行矣。自愛日行百里，勿以夜行時，東方未明，眾星耿耿，太冲受諸友吊，誓類遂行。

蹈水訣 後序

道之於事，至於父不能以喻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而至矣。蹈水有道，肥人長順受之於其父，亦能至矣。顧其父有能以喻之者，與既已父喻子受，雖亦他人苟有其器，則可與言水，所以有是訣者也。吾既匪魚

彼水哉者，不以其道蹈之，則不遭驪龍之寤，固鮮矣。道之不可以已也，使苟有其器者，濫觴於是，盈科而進，岷江之大且深，我以道相造乎彼，不啻若從枕席上過而已，抑及其至也。聖人猶以為鬼被髮行歌者，吾知其為長順氏之徒矣。長順本姓村岡，今冒小屈名，常春為肥後侯茶博士，余於彼邇素知之云。

奉送扶搖公子之常陽序

世稱賢公子，不以貴驕人，能致天下之士，其士亦有穎脫之器，緩急更為之用，功名俱著于史乘，凜乎英風，曠千數祀，莫之與盛者，信陵平原二公子，蓋其尤

務

也。而二公子生金革爭鬪之世，各與其國存亡一士，得失動為一國輕重，則交際所務，壹在攬其志，即執轡愈恭，一切之宜，或有恐為之者矣。其稱上客侯嬴毛遂之徒，皆勇敢果決，臨事可用，苟非其用，我未知二公子遇之如何，以門下數千人中，莫有一士挾書自鄒魯而至者。一時若孟嘗者，為任俠姦人之叢，抗衡相傾觀之。二公子所養，概而可知。戰國危急之際，風尚所及，雖亦二公子不得不然。侏伯，藩醫知公明語，余曰：吾藩有扶搖公子者，實寡君叔父也。公子性邃文學，豈弟愛士，其在國也，凡見一士嚮學者，喜而



親文謙而禮之國中人士靡然歸之其中為國之彥  
 者往往成鄒魯士風固公子之化也屬者始東東則  
 未遑下車先致都下諸縉紳輒執師友之禮若恨相  
 見之晚余曰誠若子言公子者得非信陵平原之流  
 而敦于詩書者乎後與二三社友謁諸邸館其於我  
 輩不啻若公明所語而門下之亦亦侯嬴毛遂之流  
 而有鄒魯之風者數輩侃侃如也閤閤如也今茲  
 母春三月公子出為水藩世卿山野邊君戴嗣下日  
 將赴常陽公子曰今吾將行諸子各有一言半辭送  
 我吾所以待諸子者為無所失余趨進曰公子待士

無論用與不用苟有嚮學者喜而禮之諄諄焉惟恐  
 其業不成孰與信陵平原方當其用務攬士志且是  
 行也出為兩乘命卿之嗣孰與信陵救趙平原至楚  
 况乎門下之士侯嬴毛遂之流而有鄒魯之風者數  
 輩相從任羈紲之事可謂翩翩清世之佳公子者哉  
 然則我輩不能從者請計公子至常陽之日皆東嚮  
 頌願曰豈弟公子福履綏之是我輩所以送公子一  
 言半辭者止於茲而已矣公子名雲翼字子南扶搖  
 為號云

送滕子宥赴駿府更衛詩序

仕書

米薇遣戍役也。其詩曰：不遑啓處，獫狁之故。文王之化，猶有疆圉之役。方今吾邦，宇內清平，無擱然登陴之警。垂二百歲，而安不忘危，軍國之政，率由舊制。凡朝士秩三千石至二百石，無職掌通傳籍者，為三番。即一曰扈從部，一曰書院部，一曰大番部。扈從部十隊，書院大番二部，各十二隊，三部隊帥一人，番即五十人。扈從書院，其帥秩萬石以下，至五千石，而番即多舊勳，番曹侯國支封者，故帥進退為優，率之大番帥秩萬石，為列侯，職其待番。即比扈從書院差頗降，各有真廬實為守衛，兵備而大番部歲遣二隊為

直上

月交

與

西京留臺副衛常以孟夏為更衛之期，至秋八月大坂亦如之。書院部以九月十日之末為期，遣一隊副一駿府之衛三衛率為暮月之役。扈從部不與焉。國初至于今日，雖時有權宜之制，此其大較也。滕君子宥以良家子夙補書院，即君素有文翰之好，與予吾社盟把臂二三子間久矣。今茲庚辰之秋，次有更衛之役，諸子詩其行色，意匠各競，余亦歌四韻以別。且告之曰：番即之任比漢羽林騎五兵之伎，以為用。今且鳴弓舞稍，顧眄試武之場，示可用者，非特君精於此伎，五十僚友孰非其人，而文明之世，各養其銳以

養

轡 施 赴

供守備之具而已。雖有穎脫之質，未由少見其末也。若夫君耽耽虎視，翰墨之場一縱一橫，逞用其鋒，所向披靡。當此之時，五十僚友孰有並與共馳者乎？且今日之役，非有不遑啓處之故，則暮月間君可壹意用銳者，不外於與我平日周旋之場。何憾乎？索居之有於是，諸子喜且稱曰：起赴武夫，吾黨干城，君其干城，吾黨者哉。君其干城，吾黨者哉。

記

鵲巢亭記

百畝之地，接于莽蒼之野。麥禾攸宜，播藝不失其時。

嘗嘗

而室無輪奐之美，蕭然居於竹中者，子昌將無所卜耶。子昌嘗謂余曰：唯我朝夕之不暇，就閑于茲。率一月，中一再過耳。方其偷半日之閑，非敢杜門卻掃，謝長者之輒然雜賓，猥至。又非我好，二三君子或有辱于茲，至而不迎，去而不送，我在可也，不在可也。若其擊鮮醜酒，方丈斯陳，亦唯諸君所自供，保壽不與焉。芋魁之羹，葑蔬之茹，亦唯取給於園中。庸詎恩保壽之為，而優遊風詠亭，無常主，是所望於諸君也。一日，家君携二三子而至，至則覺有灌園之趣，而主人不在。入室若歸，乃飲坐於斯，臥於斯，各自取適，不一。

唯竟自省應對之煩。又不知誰為賓且主。子昌之望。於是乎副焉。家君曰。維鵲有巢。子昌有焉。維鳩居之。我輩居焉。遂題鵲巢二字而歸。子昌喜以名于亭。亭在城西澁谷。子昌者。小河原氏名保壽。歡於余舊矣。工于書画。頗事風流云。

勢州國司北畠不知神君祠記

傳曰。民者神之主也。苟有其主。神將焉之。祠神君於斯。曷為祠焉。以其免裘之地。而因葬焉。神君之先君。于勢數世。曷為不祠神君之先。而特祠神君焉。以其德遠且至矣。凡人之情。敬成侮敗。神君之先。勤王南

朝。為國司于勢。遂據有南勢。及逐鹿時。與隣國虎視。角雄歷世。至神君為織田氏所逼。身殺國亡。北畠氏忽諸而神君有功德於勢之民。莫有聞焉。曷為勢之民不敢以敗之故。侮之至今。祭祀不怠。奉之如在。抑神君之德。何有於勢之民。而得之於斯乎。勢之民之奉神君也。非敢有意報神君有功德於其祖。而巍然祠壇。營之子來歲時。伏臘祀事。孔明俎豆。斯列蘋蘩。斯薦水旱厲疫。凡百之故。未嘗不於是乎祈禳焉。不教而誠。不戒而肅。觸物而感。如葵向日。有不期然而然。夫德之聞者。非德之至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至。

薦

其莫有聞焉者遠矣。至矣。神君之德。民無得而稱焉。其莫有聞焉者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曷為神君歆勢之民。而勢之民祀於神君焉。勢之民者。神君之主也。主之所有。神乃格。止神君不歆於勢之民。其將焉歆神君之神。千百載食于勢。而與其民終始。勢之民奉神。其祖所君不絕。其謂之北畠氏。未嘗忽諸。固宜矣。神之永止。其祠穆穆。照臨下民。降福無疆。神乎。神乎。無聲無臭。其德遠且至矣。哉。寶曆甲戌日。日

逍遙園記

園名逍遙。宇和島侯與其所善列侯若賢士大夫會

心于茲。所謂有濠濮間想。以同其遊者也。或曰。將無待于茲耶。曰。否。侯且惡乎待哉。夫南面稱孤之人。而欲巖居川觀。苟逢我所適。以逍遙則華堂雲構。今之所有。沈沈者。如坐塗炭。一彼一此。必從我所適。脫躡我所不適。足以快意也。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侯不然。侯之就國。其封內山川有魏魏然者。有湯湯然者。俯仰取適。逍遙自恣。不可一二數。而迭歲東觀。則逝矣。西土焉有待於彼。而能適於此乎。不待於彼。不待於此。而取適。春日遲遲。歲云秋矣。絲竹在傍。旨酒盈壘。言詠彌日。式讌以衍。列侯往焉。賢士大夫往焉。

連

韋

如雄輩亦往焉。大鵬乎？斥鷃乎？斯於道，斯於遙，各適其適。侯遊于其間，昭曠合真人之致，軒裳圭組布衣，違帶物之與我同焉。相忘亦且逍遙自恣，是侯之所以名園者，其然不其然乎？若夫園之所勝，題詠凡十侯，乞某某侯，各分賦之。扁亭壁上，雄也何言。

夢記

不知其始，不知其處。春日熙熙，燄塗遇大人，千乘萬簇而至。雲旗蜺旌，彌于十餘里。和鸞之聲盈耳，前驅稱驛，余避伏下道。大人問其御，彼何人也？御唱余名，兔興於傍，跳而超，聲有一人宣言曰：獲焉者，侯衆逐

始

及

踟躕  
岸

左

之余亦從焉。至中林而廢，弗乃將歸，聲不可超。先彌乎十餘里者，望之亦不知其所之。恍然自失矣。渴甚，遠聞泉聲，鏘鏘跡聲而前。道狹荆棘蒙密，僅可通入。行數十步，泉聲漸近，而道愈益狹，荆棘愈益蒙密。所觸刺體，殆不可通。踟躕而出，得一大溪，始達泉處。緣溪而行，且行且飲，吾其夸父乎？岸上見二人爭取遺金，余走避一舍，自戶隙窺之。二人搏而不可已，弱者倒強者，有摔其頭，右攫其金，絕叫而去，聲不絕耳。其人已滅矣。回顧舍中，婦人在褥，赤子匍匐就懷，婦人自若。臭達于遠，殆不可言。乃知赤子食於其死母者也。

余熟視之泣下數行哀慘甚矣主人自左廂出恬無  
 戚容揖余似面相熟者道導上東堂歷廊而進省識曲  
 折則舊過處也堂上先已會者凡十餘人至則各興  
 為拜余亦答拜皆反坐余亦就席有近者有遠者有  
 舊識者有新知者有未嘗相知者有嘗既為死今也  
 在斯者余竊怪之主人命饌帷帳具置如列侯童子  
 裸程行酒獻酬良久款曲雜然先哀慘者亦復忘之  
 酒酣困甚私起避之步於中庭數匝不謝而去彷彿  
 遂登四墮之丘須兵須吏天旋地轉俯仰異觀所嚮無方  
 非華非岱有遲其隆崇者非江非河有擅其浩汗者

珍奇以為豪具寧進於尺不退於寸人所應無既為  
 已有揚揚自喜已之所無人或有之氣奮神馳慨然  
 歎曰使我為典午石氏始可以逞亦豪舉之徒耳亭  
 榭盡輪奐之美園囿壯娛游之觀世傳習家之稱良  
 辰美景嚴然爰有貴客干旄子子前行稱媿騶從盈  
 塞門巷主人幅巾迎之曰不虞親舉玉趾披我荆棘  
 鄙人有一簞食願嚮從者不易牙之羞師涓之秦優  
 孟獻笑顏如舜華者行酒浮白無算以火繼之豈敢  
 辱命古人以不下夜為辭不解事者哉率以為常陰  
 為居奇貨之所猶且謂近隣之人曰貴欽我遠辱下

草莽非幸，而致之我，不得已也。流俗可厭，最下極矣。今茲得數畝之地，距赤羽三里許，在彼西郊，其可播種者居二，之二皆為菜圃，又辟草萊，可容足者三，之一為三間茅屋，南頭一間，之壁海雲上人為猿鶴圖，餘一無所於，設以為時遣閑興之所，吾豈有意以不適吾意為適，而會巖穴之目者哉？吾豈有意求不可求之富，而驅馳木石與人相抗者哉？吾豈有意致于旄子子前行稱媿之客，以為榮而居奇貨者哉？家君名曰白賁，庶無名耶？余從而歌之，其辭曰：帝錫一畝之地，今賁余宮于丘園，葺茅茨其乘屋，今

之

抽

陽

德

編荆葦以為門，維築作謀於野，兮固淳朴之所存，豈羨富與貴兮，顧吾生有涯，尚接顏子之巷兮，將同樂於啓期，宇之未荒穢兮，胡為忽生菟絲，培塿乏乎！松柏兮，幸隣樹，接余籬，余既南東其畝兮，日觀叅之離離，命童僕俾柚莠兮，望膏雨之及時，鳥之嚶嗟求友兮，杳懷遠，余心悲世何處，不煩囂兮，東與西其焉之四序之逝，荏苒兮，徒惜大陽西馳，望平原聊縱目兮，臨流水長盤桓，仰芙蓉極于天兮，冀斯身有羽翰已矣哉，芋栗實腸兮，褊褐禦寒，優游卒歲兮，野人攸安。



滑稽室記

米津侯自以病解職不惟冠冕若忘車轍無跡魏闕而已親姻列侯以至公卿大夫素善者凡賓客在門壹亦以病爲辭以簡應對之煩超然燕處人不可得而窺十稔於茲唯其好學之異於他子迪太冲及雄等時挾書而至則未嘗不翕然而起談話彌日繼之以蘭膏也間於後園中作一小室從容語余曰寡人之好子固悉之矣唯菟裘之老未得其時也朝典所奉邑政所施雖病且懶不可遺廢者日爲不勘斯室之作每旦有司各白應白已於事而竣則鳧藻從

常所給使者亦

吾所好排戶入而居焉淵乎靜默耳無所聞日常在輪扁所謂糟粕者自得於懷終日不右一人侍側雖亦常所給使不知寡人業於斯之爲何事其室則爾其人甚遠寡人有焉子其名而記焉余曰君侯居于斯室也靜之又靜是所謂昭氏之不鼓琴也其唯不彰是以不遺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事至而應不至則已不應之應回回無方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事事不事於事何必衡石量書多多益辦以爲事事且夫賤而逃世儻牛耶灌園耶何往不可逃處貴而逃惡乎逃竈設下邸第有限出入有制何

惘

往而可逃必也心之所便自有山澤間想境自不遠其想存乎不可存之際所會愈至矣或人焉知其際君侯常在邸第中廟堂丘壑通而一之圖而域之獨居乎二酉之巔眼如巖下電日夜爛爛耀乎宇宙其明無所不至者固眾人所以滑乎為疑不可端倪之境而吾儕小人嘗試言之不亦道有所存而然乎斯室為名宜以滑疑侯喜曰善於是賜坐命酒滿引數爵辭不知歸不知遽遽爾覺則今忽為昨雄也惘在陋室噫嘗試所言之昨者君子滑疑耶恍然而起若有失之今者此之謂小人滑疑

記亭所一

德

祿

旋

林鹿亭記

亭之取名蓋於徇葵大夫所謂娛觀者乎是為熊藩世卿松井君政暇所為娛觀之處而侯駕亦為遊德者數云肥人野伯修嘗語余曰我藩松井氏先世有大勲績於我先君食祿三萬石為八代城留主事世承其緒不但凡國之政事諸有司所奉以周旋者舉為之綱紀而世見東都執摯次侯伯之位實與我公室終始稱國者之元事詳于家譜矣余未蹈西海據圖觀之亭距八代城若千里背山面水而處肥之為大四疆所有未必悉其十二三自阿蘇為鎮于國

突兀玄武之位山川形勝壤土膏腴若林藪邑落寒  
 于山瀕于海遠者迤者逶迤漫衍一瞬千里莫不供  
 觀於茲壯哉君當政暇之日心有可為娛之事暢焉  
 娛於茲觀以彷徨者若眎諸掌然夫大國上卿家食  
 五鼎朝見廟子男列世專一城之任稱公室貳補  
 固磐石之基與國並昌謂彼有某此有某聞于世者  
 天下不過數姓而君居其一自非先世功德天祚其  
 後嗣若斯富有之業不可倖而成也豈若尋常侯國  
 卿大夫苟於其身有才幹堪從政之器公事一埤益  
 我賞隨績而加顯然一時宛其死矣榮勢頓盡至子

若孫一有不職之咎貶黜仍至稍稟不足以代耕邑  
 邑冗散之伍甚至裁質出疆者比乎方今君元老于  
 國也上之其君邃於治道興學布教侯國政化稱天  
 下最下之百司各任其能左右唯謹民人富庶歲比  
 比登心無可為憂之事於是乎娛於茲觀於茲君其  
 有之不然有如封內一民不得其所於君不為無責  
 則將憂恤之不暇頃刻間何娛觀之有焉昔人云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君之為娛將其於  
 邦人乎其足以徵邦人固先於君熙熙焉各娛其所  
 侯國政化為天下最矣百旨哉亭之取名可以為記

有松濱軒者別爲一墅於樹邊渚綿亘煮海之場非  
苟應接其境秀言自口不可得而形姑舍諸余蹈西  
海將必有日

蹈海集卷之

蹈海集卷之

攝津服元雄仲英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輯校

賦

画鷹賦

奮

仰觀元精於天文兮搖光儼正乎其位維靈耀之顯  
赫兮或散形乎羽類奉揚上帝之肅命兮奮騰蓐收  
之攬轡遭遇少皞之御宇兮職在司寇敢有二呂尚  
佐周兮翩逞其摯行父相魯兮蹇守其志去仁之殺  
兮乘候服事羽之時考今足以稱義託雄姿於五彩

兮發天機于片帛曠歲月以就架兮忘饑飽而安宅  
蓄示念以予今立兮抑積怒而屹整翻立迅逝展於  
寥廓兮何逸氣益乎咫尺目容之疾兮側而不瞬凜  
有深慮就與荆卿去燕入不測之域頭容之舉兮竦  
而不疲慨有長歎孰與王牆辭漢向殊俗之國皆容  
之利兮磨而不磷金鐵之英熟與干將發剛之色巨  
容之勁兮執而不失磐石之固熟與項王拔山之入  
似喪配匹之可處兮如企舊林之可憶匪擬鸚鵡之  
能言兮假令綢繆其鬱臆行藏無意兮剛剛之操全  
乎一德翕張非我兮矯矯之勢保乎兩翼直上之材

未試天縱兮輕禽不飛為之屏息決裂之性將馳電  
擊兮走兔為之伏匿象之若茲兮其儀不忒神之儻  
存兮亦不可測若夫孟冬十月嚴霜時降兮此風緊  
厲草木蕭索兮郊原迢遞彌望千里兮野燒無際公  
子王孫兮紅顏白哲狐裘彪茸兮獵服鮮麗從禽於  
外兮恣意奔詣韓獪之俊兮屈產之良弓矢矰繳兮  
車徒滿場無物不從兮馳騁彷徨誰致其獲兮賴茲  
揚揚貽威容之颯爽兮察自然之挺生待講上之用  
用兮何爾作態之誠讚歎繪事之特妙兮傾寫造物  
之至精自非解衣槃薄兮奚為援筆以經營

頌

郁子頌贈津田翁七十壽辰

并引

萍實為楚王之應兆于童謠橘之徠服靈均其  
 有頌焉昔天武帝蒙塵湖北里民迎于路者  
 戴白過半帝曰胡然多胡考一老跪曰有郁  
 子者產于吾土乃菓熟時少長餌之將無比于  
 圓丘紫奈仙藥之次者乎因獻數枚自帝之  
 幸里名王濱至今稱焉爾來千祀有餘歲十一  
 月朔旦王濱里民貢獻不絕以為常典余於津  
 田翁藥圃中視之遂作頌以代翁七十壽詞云

爾

江之州兮水泱泱我皇狩兮企相望黃髮兮載路  
 簞食兮壺漿維郁子產兮彼渚采采以獻兮我皇  
 羗爾為性兮仙物年壽固延兮一鄉覃其施榮兮春  
 夏嘉實紛挺兮秋霜鷄卵大兮赤如日我皇聖  
 致珍祥天攸眷兮民謳歌蒼龍飛兮白鳳翔皇統  
 兮萬世厥貢兮有常徙植兮何歲鬱鬱兮煌煌赭鞭  
 兮攸加雜養兮遠揚兒孫兮錫類繁燁兮無疆芳名  
 兮流世仁風兮遠揚兒孫兮錫類繁燁兮無疆

辭

傷逝辭

嗟冥昭之交壹兮互宇宙以閱世環三辰之無端兮  
春興秋其成歲伊有形之轉續兮忽相尋乎其際策  
隙駟之駸駸兮寓逆旅以遊憩宛其幹流而遷兮世  
何物不更遞一化盪而無遯兮紛庶類之所係誰疑  
立而執故兮體儻佃以永逝感聖言之取譬兮水悠  
悠而溶滂諒此理之不昧兮固哲人之所達嬛余生  
之無怙兮何至哀可為奪期高木於千歲兮羌靈根  
茲已撥枝葉之失茂時兮遭徂暑不可遏風蕭瑟而  
涼秋兮霜露下以搖落靡瞻不傷余心兮昊天蒼以

竊竊

喪  
喪

遼廓仰困極而莫訴兮陟降庭何所託慘憔悴而顏  
色兮徒銜恤以塊若四節畢而栗烈兮悲此室之寂  
寞音容邈而改歲兮目髮鬢其如昨感物增哀誰識  
今日遲遲以載陽衆芳擘以揚華兮豈知人之云  
時周回而屈指兮思惘悵竊自傷上靈丘以趨拜兮  
號慕超乎初喪擬烏哺而不逮兮淚橫流於哀裳咨  
斯憂之無盡兮綿其與天地長庶至啓余手足兮奉  
遺訓不敢忘

銘

笙銘

雍兮喈兮鳳音，攸象伊兮洛兮，仙遊可想。

硯銘

今而有容，朋之攸宗，二三其朋，無日不從於戲斯文，未墜地，永賴爾之類。

靜勝室銘

神之庭，擇而處古，之人得其所，大早鏢金，能無熱乎？氣蓋一世，能無傑乎？功言如流，能無古乎？爵祿於我，能無繼乎？味與聲色，能無悅乎？靜乎靜乎，牝能勝牡，吾乃以之，欲守吾拙者哉。

連城硯銘

質乎石，方乎璧，經國之業，厥績不匱，考爾之績，豈常趙氏之寶之比哉。

贊

關羽贊

髯耶髯耶，非髯焉有如是威神，黥彭之徒，宜哉，瞠若髯之絕塵。

論

丙吉論

過平山氏宅，床頭有寶，容酒二石餘，主人引余，於其側，醉後戲以八字，效果，且遲視，詔云，同破遍的，豐，仿，安，示。

王  
論  
二  
甲





